

# 岳母是个江苏佬

金国泉

人常常是突然离开这个世界的。生命运行至某个节点时就会戛然而止住，像田头地埂上慢慢枯黄又枯干的草芥，说没气息就没了气息，如一缕青烟飘散，甚至青烟也没有——现在的火葬场连烟囱也都是省略了的——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就像不曾来过，任凭你岁长岁短，呼天抢地。我小舅子说：“想不到我母亲到最后连一缕青烟都不留给我们，真的有些绝情了！”

我说，这便是尘缘已了，情份已尽，剩下个单相思。我说这话时心中在想，这单相思又能持续多久呀，那小小的心尖能承受多大重量，岁月的风雨很快就会将它洗涤得干干净净，那小小的坟头很快会长满野花野草，虽然阳光之下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但那清香飘不了几米远，便会淡去，一缕不剩。

岳母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了八十六个春秋，真的就是行走，来来回回地走，风风雨雨地走，有时弯腰弓背，有时火急火燎，三餐四季，五经六脉，从未停歇过。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她家上门的情形，她左手拎个猪食桶，桶内猪食正冒着一股春三月的热气，右手拿个黑得放光的猪食瓢，腰间系个黑围裙，那黑围裙洗成了褐灰色，并有补丁，但仍干净，不是像剃头匠那块油腻味十足的磨刀布，那时的她应该五十岁不到，腰板却已有了些微的弓形，微张着，站立在一栋泥砖泥瓦，已有几分剥蚀感的房子的门口，像很多张脸同时在笑，映衬着岳母脸上那没有了牙齿的笑——她五十不到便没有一个颗牙了——感觉甜甜的，爽脆的。人的感觉就是怪，那次我与岳母算是陌路初见，心中却洋溢出一股特别的亲切感。我在心中坚定地认为，她就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了——岳母。

岳母的起点在江苏淮安，一路疾走，来到了安徽望江。据她自己说，她是在生产队里插田时，与她的三个闺蜜偷偷上岸，四人一起偷偷离开她江苏的那个家，那个起点的。为什么离开？是逃婚还是逃避灾荒，还是其他，即便是晚年，岳母也一直语焉不详，岳父是否知道，我也不清楚。晚辈对长辈的婚姻常常不敢多问，不好开口。妻子经不起我常问，曾壮着胆悄悄问过江苏那边的姨与舅，他们要么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岳母姐妹六人，她排行老二，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，

没个要领。世间很多秘密永远揭不开，我岳母这个算是其中之一了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，她们四人出来，其他三人后来均返回了淮安，只有我岳母一人在此开枝散叶，结出许多甜甜的籽实来。

说来奇巧，岳母一直对我疼爱有加，有时甚至没有了原则，我也说不清个中缘由，但我心中就是有这样的感觉。母亲去世时，我还不



鹤舞 周文静 摄

到三十岁，对于母爱，三十岁失去也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缺失，很不完整的。儿子小时候挨打时就常常哭诉：“我要是像隔壁秀军那样有个奶奶，你就不敢打我了。”严格说来是岳母把我缺少了的那份母爱补了起来，使我的母爱得以厚重、完整且丰盛。记得刚与妻子谈恋爱那会，岳母就曾悄悄告诉我，你二回（家乡方言，以后的意思）不要跟小黑计较——妻子小名叫小黑，她性格特别要强，有时甚至没来由的倔，厉害着！你争不过她的，让一让，躲一躲，船到码头自转弯，很快她也会好过来的。我后来把这话当着岳母的面说给妻子听过，妻子当场就责问岳母：“原来早早出卖我的，竟是我的老娘，我还是不是你亲生闺女呀！”岳母也只是以她那一贯的弓形站在那，浅浅笑笑，不回驳，既没有说道妻子，也不见她嗔怪于我。

岳母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，我从未见她彻底开心过。她那微张的弓形也应该是拜这分沉重所赐，但她从不让人随便将其敲碎，大约泪水苦水汗水吞入肚子后板结起来了，像一块盐碱地，用我家乡话来讲，就是用钉耙、锄头也挖不开。她自己用八十六年的光阴也没有把她这份板结了的盐碱地治愈，更不谈将这份沉重卸载下来。

也许她内心有一百个不愿意，那盐碱地在她内心就是她一个人的美好，不长庄稼不长草也仍然美好。

岳父兄妹七人，他排行老四，他父亲受人诬陷被枪决，那样一个时代，那样一种境况，那么一个家庭成分，其他兄妹于是各显神通各

奔前程，只有他留了下来，留在了他母亲身边，与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，后来有了岳母的加入，便有了一个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自己陆续添了五个儿女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叫添了五个吃饭不赚钱的东西。其家庭境况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想而知。岳父是个孝子，在其他兄妹面前，从不提任何条件，愿意补贴的他也接受，无条件

补贴的，他也从无任何怨言。我一直认为，儿女对父母的孝，再孝也是媳妇或女婿在尽孝，否则，要么有心无力，装傻了事，要么矛盾交加，鸡飞狗跳！

逢年过节，远远近近的兄妹拖家带小，来看望他们的母亲，有时三天五天，有的甚至一星期半个月，一大家子围着老太太转，有小儿子亡赖，有小女绕膝，虽温袍粗布，但其乐融融。只是在这其乐融融的背后是岳母一个人在操持，一个人在张罗，在奉呈。近些年，我曾悄悄问过岳母：“你家那时候常常一大家，你是怎么奉呈的呀？”因为我知道，我母亲最怕家中来人，本来计划好打油买盐的鸡蛋买不成了，要招待客人，本来计划后天去轧米，结果明天必须轧。真的不是小气，真的是生活的无奈。款待客人无疑是在针尖上削铁，怎么削呢！每次我提到这事时，岳母总是反拨我，你老问这个做什么事？都过去五百年了。但她也经不住我一回一回地纠缠。她告诉我：你家与我家，那时不都一样吗，来一个人就要加一升米，来一大家子，等于一帮吃光队，心中着急，嘴上还硬得很，还要款留，一石稻两天就完了，山也会被吃崩的。那年头，借都没处借。你岳父又不管这些，只好面子，只图快乐。害我哟！每到春荒大家吃野菜，剩下一点米要做给老太太吃。可气的是，你岳父事后还反过来责怪我，怎么那么快就没米了？有一回，我实在气不过，与他大吵了一架，你岳父竟然把一口锅砸了：干脆都别吃！老太太也出来骂我：你这个江苏讨饭佬！败

我家！我投亲无门，我娘家在江苏，没地方跑，只有钻地洞了。老太太为什么骂我，因为那时，我头三胎都是女孩，就是你两个姐姐和你家小黑，肯定是感觉香火续不上了。不过，我不钻地洞，我硬挺着，那次我也骂了她，你是个一竹竿打不头的老东西！一竹竿打不头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懂便问了一句。吵架哪有好话呢！就是男人死得早的意思。我知道我不对，但我必须骂她，我一个外地女人我要面子，死都要面子。我们婆媳平生就吵过那么一次，后没再吵过。我并不亏欠她，你岳父兄妹七人，我一人侍候她大半辈子，干净衣服干净被褥干净碗筷，到她临走时也都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我没让她吃过一口冷饭，喝过一口冷茶，也没让她洗过一件衣服。她临走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了真心话，最孝顺的是我家文英（文英是岳母的名字）。我终于在她心中成她家人了，她知足，我也知足。

岳母说到这，心中并无半点微澜，十分平静，岁月已让她无棱无角，本来就不愿意表达也不擅长表达的她，时至今日便更是无峰无谷。不过，我还是隐隐感到，那次聊天她似乎悄悄舒了一口气。

我的家乡皖西南滨江小县自古就以孝乡、义乡闻名于世，很多人的表达方式在现代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，我岳母大约也就入乡随俗了。

上个世纪末，计划生育十分严格的时候，她江苏的妹妹为了生下一个男孩，怀孕躲到了她家，前后两个多月，那也等于一个黑人口呀，怀孕之人还不能苦了，时间一长，老太太便不高兴，鸡不是，鸭不是。岳母怨在心中，火也只能压在心里。某一天，她妹妹也觉得有亏欠，便悄悄在家把饭煮了。谁知帮不了忙，反添了乱，大概情况不熟悉，煮了一锅夹生饭。岳母趁此机会大发雷霆：煮个饭都煮不来，就只会吃，尽害我，那一次，岳母还用锅铲拍了锅台。我妻子后来回忆，岳母一晚上没睡，但她不像其他女子，她并没有流泪，也没有去安慰她的妹妹，她妹妹自然知道。她的碗底偶尔与老太太一样，有一块连孩子碗里都存在的咸肉。前几年，我听到她与她妹妹通话，她妹妹仍念叨那块碗底的肉香。

岳母晚年腿脚并不灵便，跌过一次后左脚一直未愈，一瘸一拐，但仍然把家把自己收拾得十分齐整。我们每次去她家，她都会一瘸一拐与岳父一起站立门口，目送到看不到我们。妻子本不怎么哭，她认为老人的晚年是幸福的，八十六岁，算得上有福有寿，子孙满堂，没什么后悔的。岳母更是聪慧，她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临终一一牵了子女的手，叮嘱他们不要哭，她此生很幸福很知足。但做四七时，我妻子在车上禁不住，眼泪成珍珠断线，她说，那门口空荡荡的，再也看不到母亲那双举起来为她送行的手了。

